

## 一线蹲点影像

在距离福建省厦门海岸数公里的海上，厦(门)金(门)大桥正在浪涛中生长。

这座大桥承载着构建“厦金一小时生活圈”、促进经贸往来的战略使命，意义非凡寻常。

海上作业的工人需要居住在钢铁平台上，坚守在海天之间。他们之中，有人在100多米的高空操作塔吊，有人把新婚小家

安在工地，有人随着大桥工程漂泊，将家乡菜馆开到项目部门口……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建设者，将汗水和故事浇筑进每座桥桩。

1月中旬，本报记者登上中交一公局集团厦金大桥项目海上作业平台，走近“海上桥工”，记录下这座跨海大桥的背后，那些真实、温热的工人故事。

# 海上桥工

本报记者 吴凡 史宏宇 摄影报道

1月14日傍晚，厦金大桥。夕阳余晖里，西边天际从黄澄澄渐染至红彤彤。海上作业平台上，灯光点亮的工地在天幕的映衬下分外夺目。柔和的海风中带着淡淡的咸腥味，海鸥从平台旁掠过，预示着接驳桥工的交通船快靠岸了。

脚下是海，抬头是天，海天间是一座渐渐成形的厦金大桥。这座桥的一头连着厦门，一头经翔安新机场连着金门县。在这座设计全长约19.6千米、主跨达928米的悬索桥上，来自天南地北的建设者们正用汗水拼接连接两岸的通道。

15日清晨5时，潮声还未醒透，来自重庆的李建国已经穿好工装，走向刘五店航道桥东主塔。作为塔吊司机，他要爬上离地180多米的高空，在只有两三平方米的操作室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
“吊装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每一次都不一样，风速、重量、吊点位置，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错。”36岁的李建国说，他守着的不只是机械，更是一条“生命线”。风大的时候，塔身会轻微晃动，但他早已习惯。“你越稳，下面的人就越安心。”

同样在晨光中忙碌的，还有来自四川乐山的焊工代成友。他弓着身子，在火花四溅的焊花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。参与厦金大桥建设之前，他还参与过贵州鸭池河大桥、重庆嘉陵江大桥等10多座桥梁建设。“我们是建设者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走。”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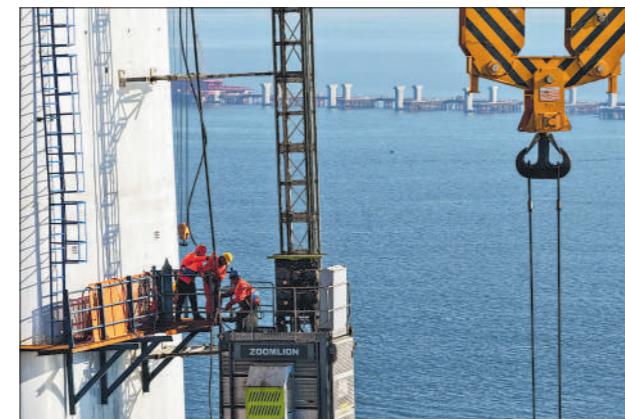
海上平台的生活区里，张江冬和两位来自四川的女工友正做着保洁，她们的丈夫也在项目上。工程接近尾声，几人商量着找时间出去吃顿“散伙饭”。

不远处的项目部里，28岁的中交一公局集团厦金大桥工程部部长陈金杰正在核对图纸。他去年8月刚和妻子领了结婚证，妻子为了跟他在一起，主动来到项目上，二人成了一对把日子过在国家工程里的“工地夫妻”。两人正筹划着在春节期间回贵州遵义老家补办婚礼。

夜幕落下，海上平台灯火通明。远处，大桥主塔像一座光铸的丰碑，静立在墨色海天之间，等候着新的朝阳。



1月14日，建设中的厦金大桥。



1月14日，在厦金大桥的东主塔上，工作人员在塔身外侧施工作业。



1月14日，两名工人合力将塔吊钢索挂绳穿过待转运的混凝土泵车车身。



▲1月14日傍晚，在厦金大桥海上作业平台东主塔下，工人们配合塔吊，转运混凝土泵车。

▲1月14日傍晚，在厦金大桥海上作业平台，工人食堂的师傅们搬运新采购的食材。



【蹲点手记】

## 把日子过在国家工程里

站在厦金大桥的海上平台，四望皆海。踩在脚下的只有钢铁和混凝土。但就在这无根之处，我遇到了一群把根扎进国家工程里的人。

他们是海上桥工，是“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走”的建设者。塔吊司机李建国从重庆来，焊工代成友从四川来，川菜馆的陈姐十几年前就跟着大桥建设把家搬到了厦门。项目结束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奔赴下一个工地，如同一棵棵“行走的树”——把根系暂时扎进当下的土壤，全力生长，待枝繁叶茂，然后带着一身经验，走向下一个需要他们的远方。

在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中国基建人最真实的底色。我们常惊叹于桥梁的跨度、隧道的

长度、大厦的高度，却很少追问：是谁在建设？他们长什么样子？他们的愿望又是什么？

他们话语朴实。问起“值不值”，往往就是一句简单的“值得”。但正是这千万个“值得”，撑起了我们的大国工程。他们就像大桥的立柱——不显眼，却是最坚实的支撑；沉默，却承载着千钧的重量。

离开海上平台时，夕阳已把主塔染成金色。我突然理解了“把日子过在国家工程里”这句话的分量，这不是浪漫的描述，而是他们真实的选择：把个人的岁月，融入国家的脉搏；用一次次的奔赴，写下这个时代的注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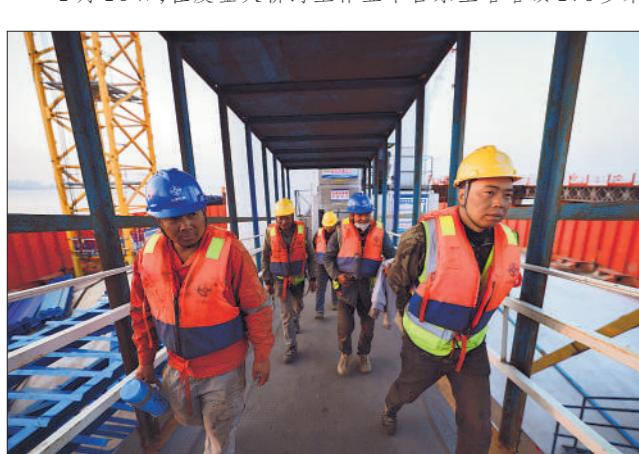
吴凡



1月15日，在厦金大桥海上作业平台东主塔塔顶170多米处，两名工人合力进行分配梁安装锚固作业。



1月14日晚，在海上作业平台一间职工宿舍，几名相熟的工友聚在一起吃饭、聊天。



1月13日，在厦金大桥东主塔进行高空作业的工人们坐电梯回到平台地面。

1月13日晚，工人们乘坐交通船回到岸边。海上作业平台离岸约3公里，乘船要20分钟。